順宗實錄
卓異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順宗實錄

韓愈撰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順宗實錄卷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唐史臣韓愈撰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歷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幷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不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慢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

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册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愼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卽皇帝位。爾惟奉若

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卽位。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棋進。俱侍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幷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旣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卽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達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

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鄚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詔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

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竦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爲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自守洪業。敷宏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復優貸。俾佐遠藩。實詔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制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中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伾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伾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幷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中。卽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幷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都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飮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

就索其直。多被毆焉。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卽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于新羅。且册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徵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幷教坊女妓三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度支幷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

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斷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册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

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册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于十葉。庳恭寅畏。日愼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愼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煩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册禮之日。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乾圖。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册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並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

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

癸酉。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眞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册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估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皋爲尚書左丞。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統左右神策京西都㮾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初皋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職居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喜。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祕書少監。峘國子祭酒德棻元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歷八年。劉晏

爲吏部尚書。奏恒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恒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恒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恒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補宏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恒以封。恒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恒因得以記焉。炎不意恒賣之。署名屬恒。恒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恒自以前輩懷快快。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屨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奏恒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眞。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衡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恒在史館修元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恒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奬。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州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順宗實錄卷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皐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至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歷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

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賊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護至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進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右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幷勑度支籍口奇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癸丑韋皐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皐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

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了不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與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贊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相持有閒。因盛言贊短。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戕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而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贊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首而歸。由是貶贊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爲相。常以少

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宦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史。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話。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蔓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譏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偏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

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齒。城曰。脫以延齒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竟坐延齒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覲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而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幷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句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思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喧囂。榮辱進退。生殺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衞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順宗實錄卷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社稷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元。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惟懷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所司。擇日行册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于子。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今辰。光膺册禮。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册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刑邦國之風。禮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可册爲太上皇后。良娣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

進升號位禮亦宜之宜册爲太上皇德妃令所司備禮擇日册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幷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淩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讒聚遊無度皆譴斥之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淩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欷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

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

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元邈獨超乎希夷强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元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褒哀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修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於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曰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於萬幾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楓務之重軍國之般纘而成之不可墮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諮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

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卓異記

李翔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及歷代小史寶顏堂祕笈皆收有此書顧氏本最先故據以排印

卓異記

李翺述

翺所著卓異記。皇唐帝功。瓌特奇偉。前古無可比倫。及臣下盛事。超絕殊常。揮昔而照今。貽謀紀述。家世徽範。奉上度密。不自顯發。人莫知之。至有誤爲傳說者。洎正人碩賢。守道不撓。立言行己。眞貫白日。得以愛慕遵楷。其奸邪之迹。覩而益明。自廣利隨所聞見。雜載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儆暢在心。或可諷歎。且神仙鬼怪。末得諦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殺爲人一途。無害於教化。故貽自廣。不俟繁書以見意。時開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予在檀溪。

敍封禪併兩朝　兩卽帝位
平賊同日　三聖子皆登帝位
相有二親　三代爲相
三拜中書令　三十二年居相位
二十七年背相印　代妻父爲節度
與妻父同時爲相　與使主同時爲相
三拜左僕射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兄弟爲禮部侍郎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兄弟皆掌記　四代掌綸誥

座主見門生知舉　起家二年爲丞相

與同列子爲丞相　父子皆同揚州再入相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門生先佩金紫　門生撰座主白麻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敍封禪併兩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牒文曰。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極顛危。天數窮否。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塵。業壯斷鼇。飲滄溟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承威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韜波。雖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又玄宗有事於泰山。開元十三年玉牒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大宗。受命立極。高宗昇平。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脉不定。上帝眷祐。錫臣中武。底綏內難。推載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紀泰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謹按自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年。祖宗封

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卽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卽位。嗣聖元年二月八日。降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卽册爲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卽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卽位後。復爲皇太子。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卽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遷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卻卽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卽帝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卽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卽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卽位。如何。對曰。皇唐仗義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潤位。弱才稚立。欲相侔埒。況高歡乃穆厥剪馬之賤。追封爲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禪。自古帝王。無有倫比。

兩卽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卽位。嗣聖元年二月八日。降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卽册爲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卽帝位。謹按中宗皇帝卽位後。復爲皇太子。又重紹寶位。昇降兩度。自古無比。昭宗皇帝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壽王卽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遷爲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卻卽帝位。自古未有。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等。

三聖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聖子三人。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十三日。卽帝位。文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卽位。武宗開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卽位。謹按穆宗有聖子三人。皆有天下。詳求正史。未有比倫。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卽位。如何。對曰。皇唐仗義舉旗。拯時之亂。承隋致禪。光有八紘。安得以區區北齊。偏方潤位。弱才稚立。欲相侔埒。況高歡乃穆厥剪馬之賤。追封爲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葉之嗣君也。

相有二親

杜黃裳韋執誼初黃裳爲相時執誼自吏部郎中賜緋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與使主同時爲相

杜佑、權德輿、牛僧孺、李珏按德輿杜公神道碑云。早忝賓席。晚聯台座。時牛公自中書侍郎。出鎭武昌。辟珏爲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後十餘年間。珏已爲戶部侍郎。平章事。時牛公自右僕射再入爲相。正共珏同列相庭。當代以爲盛矣。

三拜左僕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節度使入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度拜左僕射。爲正丞相。其後以南省事疎。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耆德碩老有嘉名者。莫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巨鎭。三年此官不支於右。振古爲盛矣。

父子同時爲節度使

韓弘。汴州公武。鄜州田弘正。魏博布。涇原按韓弘、田弘正兩人。皆稱有功。憲宗英特。爲兩家父子同時爲節度使。或曰。當代爲美。又曰。王智興河中。子晏平靈武。亦皆同時。何不具載。對曰。王智興逐崔羣。刼徐州。晏平用賄十萬貫。取朔方。其未久又坐贓貶永州司戶。固不足以編之。

兄弟三人爲禮部侍郎

崔邠、鄖、鄠。按國紀以文章取事。儀曹選之以登第。吏部得補官。方帥因之以奏請。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

官之擇。雖詞人無階級可進。故禮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鄠、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爲卓異。

子弟四人皆任節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夏徐歧下蒲。憲、虞州、隨襄歧。憩徐魏。聽、夏靈井滑州。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後四子皆秉節鉞。大忠所庇。斯聖神之報應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記

盧簡能、夏州。簡辟、河孟。弘正、昭義。簡求、鄜州。按使下書記。必擇有文學。得時稱者任之。盧簡能兄弟四人。並當嘉選。時亦無比。

四代掌綸誥

張嘉貞、延賞、弘靖、次宗。從嘉貞至弘靖。掌綸誥繼世。人以爲冠古絕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稱之。

座主見門生知舉

蕭昕、杜黃裳、楊嗣復、柳璟、李景讓、薛放。按故事。考功員外知貢舉。自開元中以外郎權輕。遂命禮部侍郎主之。邇來取士。益以爲重。而座主見門生知舉。猶蕭杜二家。若嗣復與璟又是禮部侍郎。璟首及第。纔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爲美。

起家二年爲丞相

張鎬、按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

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與蘇環子頲同時爲相。按蘇頲除紫微侍郎平章事時。璟歎曰。吾與蘇家父子同時爲丞相。至如寬厚博物。僕射亦有之。若正直賢明。則頲過其父。推此爲論。繼代爲相有如此。頲與其父同秉衡者。古無所聞。璟初共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久居台位。又無其比。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爲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國朝繼世爲相者數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揚州節度。再入爲相。則無其匹。況吉甫以忠明博達事憲宗。德裕以清直無黨事武宗。今上踐祚。起而用之。與蘇瓌父子相望爲優劣。況頲不再相。再相者。則德裕之盛爲難及也。

文士爲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書令晉國公裴度

按裴公進士及第宏詞登科。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贊憲皇。平蕩宿寇。爲盜憎。入朝遇刼。不能傷。遂拜相。前後爲小人害其才。橫議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詩曰。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竟自爲蔡州節度使。至郾城。三師兵不敢逗撓。纔四十日。擒吳元濟以獻。明年平鄆州。分青州兗州爲三道。用韓弘父子田弘正父子。兩家同時爲鎮。皆掌強兵。自古無之。大和五年册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陽。後二年又拜留守洛陽。又拜司徒中書令。仍依舊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輔。凡六拜焉。當廷以侍

中中書令爲正相。艱難以來。以寵用武臣。如公文業發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終始於大位者。近古儒生無比也。

門生先爲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難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門生爲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置翰林待詔。尋改爲學士。以備顧問。祇對而已。代宗登極。幷領詔誥。每授相除將。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難其選。凡及第之人。入者甚衆。或座主先逝而不見。或座主官位而不及於內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時。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門生。得爲麻制。時代榮之。

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濛、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按張公三代自中書舍人拜侍郎。奕世無比。時號爲佳美者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順宗實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